

本土喪親家庭母女悲傷諮商研究

黃姝文*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本土喪親母女接受悲傷諮商後的家庭整體、母女個人的悲傷歷程變化。本研究以本土母親與女兒為研究參與者，喪親事件為九年前父親突發疾病過世，母女接受六次悲傷諮商，諮商主述為女兒在父親過世三年後罹患腦瘤，八年後離婚，該離婚事件影響妻子及女兒悲傷適應。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法及重要事件訪談法收集資料，並以持續比較法來分析資料，資料來源包括：一次諮商前訪談、六次諮商、六次諮商後訪談及五個月後的兩次追蹤訪談。研究結果如下：一、喪親家庭悲傷歷程表現在家庭結構及家庭角色上。二、案家母女呈現不同的個人悲傷主題。(一) 妻子有 13 個主題：(1)「擔心女兒」貫穿會談歷程；(2) 對女婿觀點從憤怒到感謝；(3) 喪親夢境的變化從有罣礙到上天國；(4) 對孫子觀點從擔心到放心；(5) 角色調適從「不知所措」到「自己也擔的起」；(6) 信仰帶來支持；(7) 放下對先生的未竟事件；(8) 家庭外系統的協助；(9) 懷念先生美好的安慰；(10) 孩子比不上先生優點的感慨；(11) 大家庭相處仍舊不適應；(12) 接受先生死亡是上帝的安排；(13) 諮商帶來的好處從孤獨到心寬。(二) 女兒有 11 個主題：(1) 離開孩子心情的轉變從在意到欣慰；(2) 疾病適應的焦點從擔心到交託；(3) 接受離婚不見得不好；(4) 對自我工作能力的觀點從無信心到自我肯定；(5) 對父親的未竟事件；(6) 表裡不一的悲傷；(7) 回憶父親美好形象的情感滿足；(8) 手足衝突讓她成為代罪羔羊；(9) 信仰成為心靈寄託；(10) 對父親死亡的認知從不捨到有尊嚴；(11) 孩子減低失去父親的悲傷。

兩人歷程互有交錯，最後共同交集找到失落意義—「逝者到上帝身邊幫忙」，將失落意義永恆整合進家庭信仰裡。最後研究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對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喪親家庭、悲傷歷程

黃姝文* 嘉南藥理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hsw0019@mail.cnu.edu.tw)

壹、緒論

一、當代悲傷理論對喪親經驗的重新思考

依附理論說明兒童失去安全依附時所產生的心理反應，這樣的反應也同時適用人的一生（Neimeyer, 2012a）。失去依附者皆會產生焦慮行為並企圖重新連結依附，依附理論認為失去安全依附會導致認知偏誤，產生個人信念認知系統改變，進而影響個人終其一生在關係依附上的問題，但這個立論忽略悲傷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情緒，被質疑為過度簡化，有推論上的限制（Humphrey & Zimpfer, 2008; Sanders, 1989）。Steffen 與 Coyle（2010）指出，從依附觀點來看，見到或聽到逝者可視為提供喪親者一種「安全的基礎」，不再如 Freud 所言是「精神病態的幻覺」，也不需加以矯正就醫，而視為一種靈性觀點，有助於喪親者與逝去親人間關係的「持續連結」而非「切斷終止」，有助喪親後的意義創造。Kübler-Ross 於 1969 年以實證性研究取代理論建立了瀕死階段論，雖然她的階段論是由臨終病人的適應階段而來，但仍被廣泛應用在喪親的悲傷過程，悲傷階段論包含：（1）否認和隔絕；（2）憤怒；（3）討價還價；（4）沮喪；（5）接受，五階段（Kübler-Ross, & Kessler, 2006）。但這五個階段容易被誤認為有「一定」的順序，或成為「質疑」生者沒有出現或經歷某特定階段的理由，Kübler-Ross 的悲傷階段論讓人看到了悲傷過程普遍性，卻忽視了悲傷經驗的獨特性及文化差異（傅偉勳，1993）。上述觀點顛覆傳統悲傷治療的階段性與線性，而重新省視了個別差異及多元文化造成的悲傷獨特性。

二、華人喪親家庭悲傷調適的文化脈絡

喪親家庭悲傷調適的路徑受社會文化影響很大。蔡佩真（2006）的研究發現，華人文化下的喪親情緒表達會受到個性、宗教、情境和家庭關係的信任程度不同，而有「關係脈絡下的情緒表達模式」和「喪親情緒的情境轉換現象」；她指出家庭動力會形成不同的情緒表達模式，因為家庭關係的凝聚與信任程度會影響家人悲傷情緒的表達，她稱之為「關係脈絡下的情緒表達模式」，也發現喪親家屬有「喪親情緒的情境轉換」現象，意即家屬會在人前人後，白天晚上，平日特殊節日會有情緒的轉換現象。這樣的觀點隱含著華人的悲傷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Ho、Chow、Chan 和 Tsui（2002）以 180 位接受悲傷諮商的香港華人為受試者（35 位男性、134 位女性），心理師在初次晤談時以華人悲傷反應評估量表（Chinese Grief Reaction Assessment Form，簡稱 GRAF）來評估喪親者的悲傷反應，研究結果發現「我不願放棄逝去的親人」為得分最高的項目（不管男性女性），此與中華文化內涵有關；中國人相信仍能透過祖先崇拜儀式、家中祖先牌位的祭拜與逝者產生連結，家人也仍會慶祝逝者生日、忌日來懷念死者，這些行為會讓家人覺得親人仍活著，也有助於喪親家屬的心理健康；但也有可能讓家屬更難對逝者放下而增

加適應困難。許敏桃、余德慧和李維倫（2005）以 1995 年至 2002 年間以數個詮釋人類學研究的資料進行再分析，來檢視本土哀悼傷逝文化模式；其發現，華人為達終極生活目標「圓滿」及為保留父親或丈夫象徵意義的努力而出現的三個悲傷主題 (1)家庭常規固著；(2)死者位格重置；(3)尋求與死者關係；有別於西方切斷與死者關係的療癒進程，喪偶婦女運用華人的信仰方式來與死去丈夫連結，包括：靈媒與祖先崇拜，在文化的脈絡下，以此關係連結來平復因丈夫或父親死亡所帶來的不完整感或失敗感。這些本土學者的研究皆指出，華人透過喪親後的祭拜儀式，和逝者產生一種持續性的連結，「祖先崇拜」也讓失去親人後以另一種文化儀式持續連結。這些研究除了讓我們明白社會文化因素對於喪親家庭的悲傷調適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家庭悲傷諮商研究觀點

家庭中發生重大失落影響的是家庭整體而非個人，必須以家庭為單位來考量死亡對整個家庭的影響（Hoogerbrugge, 2002）。不同的家庭成員會有不同的悲傷議題，每個家庭成員都和逝者有著獨一無二的關係，也因此擁有獨一無二的悲傷經驗，再加上家庭動力、家庭排列等因素影響，每一位家人各自的喪慟內涵與表達方式就有所不同（李佩怡，2012；Humphrey & Zimpfer, 2008）。Moos（1995）指出喪親家庭的哀悼任務有五項：(1)公開溝通與承認死亡；(2)允許哀悼產生；(3)消除對死者的記憶；(4)重新安排家庭內角色；(5)重新安排家庭外角色。而任務三「消除對死者的記憶」，也同樣為當代悲傷理論所批判，家庭哀悼任務的過程不應該是消除逝者記憶，反而是與逝者重新連結更符合人性（Klass, 2001）。Corr 與 Corr（1996/2001）運用家庭任務論透過任務上、情緒上及行為上分別描述悲傷家庭的任務，這四個任務包含：(1)討論對死亡事實的理解與真相；(2)分享悲傷痛苦的經驗；(3)重組家庭系統；(4)重整家庭關係和目標。

大多的悲傷處遇仍是聚焦在個人，卻忽略家庭是個人在悲傷時的基礎脈絡也影響著喪慟的發生（Kissane & Parnes, 2014）。Hoogerbrugge（2002）指出家庭喪親後為維持系統平衡，其維持方式可能有：(1)尋找代罪羔羊（scape-goating）；(2)理想化逝者（idealization）；(3)嬰兒退化反應（infantilization）；(4)親職化（parentification）；(5)角色反轉（role reversals）；(6)創造家庭秘密（creating family secrets）。這些調整的方式是為了維持失去親人後造成的家庭系統改變，而這因應改變的方式是第一序改變，它讓改變只在系統內進行，有時使家庭更導向一個「失功能」的平衡狀態（Corsini & Wedding, 2008）。但上述理論缺乏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也缺乏文化差異的考量。

近來許多喪親議題的研究，大部份是依不同家庭角色進行，有的聚焦於喪子（王純娟，2006；林秀玲，2009；Keesee, Currier, & Neimeyer, 2008; Laakso & Paunonen-Ilmonen, 2000; Lichtenthal, Currier, Neimeyer, & Keesee, 2010; Ungureanu & Sandberg, 2010）；有的是喪失父母（Abrams, 1992）；有的是喪偶（陳盈心、卓

紋君，2012；Johnson, et al., 2009; Lowe & McClement, 2010; Prigerson, et al., 2002)；或以手足為主 (Horsley & Patterson, 2006)，較少研究是針對整個家庭進行喪親研究。而在研究方法上，有以訪談方式 (林秀玲，2009；蔡佩真，2009)、團體諮商 (賴念華，2009)，表達性藝術治療 (吳明富、黃傳永，2013；洪伯昇，2010)，或文獻回顧分析 (許敏桃等，2005) 等不同方式進行研究。雖然蔡佩真 (2006，2009) 是以整個家庭進行研究，但資料收集方式是以訪談而來，非以諮商介入，因此喪親家庭的諮商研究在過往文獻中確實顯得稀少。

本研究試圖以家庭系統理論來理解家庭在喪親事件後及諮商介入後產生的家庭系統變化，家庭系統架構可提供描述結構變化的所需概念，包含喪親後產生結構、角色、次系統的轉變 (Nadeau, 1994, 2001)。而在家庭系統外更大的社會文化系統，更是影響悲傷樣貌運作的隱藏脈絡，個體在喪親事件發生後如何表現悲傷歷程，家庭如何因應轉變，背後都有看不見的文化脈絡運作著。Shapiro (1994) 認為治療師應該敏感於喪親家庭或個人的社會文化因素，如果治療師能尊重家庭自己的喪親文化，支持家庭運用原本的文化資源來因應悲傷反應，就能有效幫助他們將文化傳統轉換成支持性資源，而文化對家庭悲傷歷程的影響為何，有待研究進一步探究。

因而，本研究目的有三：1.了解家庭如何因應喪親衝擊及產生何種轉變；2.了解喪親家庭在家庭諮商介入後的轉變；3.探討文化因素對華人喪親家庭的影響。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方法論，重要事件訪談法為資料收集方法。質性研究對實體本質的看法，認為每個人看到的實體是不同的，是人們各自「主觀的真實」，它是一個有選擇、重新建構和詮釋下的產物，會隨著「視框」(framing) 和「情境脈絡」(context) 的移轉而有不同的真實 (鈕文英，2012)。本研究中重要事件訪談法，係參考 Elliott 重要事件研究法 (McLeod, 2000/2006a; McLeod, 2003/2006b)，在諮商結束 48 小時內，請研究參與者 (案主、心理師) 回答諮商過程中重要事件。本研究以「印象深刻重要事件」，不用 Elliott 「有助益事件」的問法，是希望採用「中性」問法來收集諮商過程中對當事人有意義的重要事件，希冀更能完整呈現變化歷程。

一、研究參與者

(一) 心理師

為避免研究者兼任心理師造成個案角色混淆及訪談資料收集困難，因此本研究另請一位心理師擔任諮商師角色，研究者為訪談者及分析者角色。本研究諮商心理師為一位 55-60 歲的已婚女性，目前於諮商相關系所博士班進修，有十年以上喪親家庭諮商實務經驗，並持續接受家族治療訓練。心理師長期在社區機構諮

商家庭個案，也一直接受結構派家族治療取向訓練及督導，依其過往諮商喪親家庭經驗而和研究者設計 6 次諮商次數，也向案家說明若有需要可再延長。心理師在家族治療訓練中不斷接受家族個案的督導及文化敏感度訓練，對於諮商中的社會文化議題具有一定敏感度。

（二）參與母女

研究者透過社會福利機構招募到案家，案家為五口之家。家庭事件如下：

表 1

家庭事件表

時間	重要事件	家中成員	年齡
2004 前	(1)大兒子工作在外(2)小兒子工作在外(3)女兒結婚(最後離家)		
2004.03	父突發性主動脈剝離住院	父 H、母 W	
2004.6	父過世 小兒子回家	W、小兒子 S2	父 63y, 母 55y
2008	女腦瘤		
2009	母腎臟瘤		
2011	大兒子生意失利回家	W、大兒子 S1 全家、S2	
2012.4	女離婚		
2012.8	女回家	W、S1 全家、D、S2	
2012.9	母帶女從事清潔工作		
2012.11	女離家獨居（仍和母一起工作）	W、S1 全家、S2	
2013.9-10	母女諮商		母 64y, 女 44y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案家為基督教信仰，先生家族也是基督信仰，案主原為傳統民間信仰，18 歲婚後跟隨先生改信基督，先生過世後仍固定去教會，擔任教會煮飯志工準備每週禮拜後愛宴，教會在先生病時及悲傷調適給予案主極大支持。案女婚前會和父母去教會，27 歲婚後改信夫家民間信仰，婚後夫妻關係不佳，加上生病，案女重回基督信仰尋求寄託。案女離婚後短暫回娘家居住，因離婚汙名化造成家庭衝突，原生家庭關係緊繃，之後搬出去獨居但仍和案主一起工作。

案女得知研究訊息後（研究需要兩位以上家人參與）希望幫助尚未走出喪夫之痛的母親，因而邀請母親進入諮商。諮商前訪談，母女兩人對 H 過世原因認知不同，母認為前女婿曾在病榻前向先生提和女兒離婚，認為是案女婿害死先生，女則認為是 H 無按時服藥，但不知前夫曾向父親提離婚一事。母諮商目標為想處理女兒離婚對先生過世的影響。諮商共進行 6 次，諮商時家庭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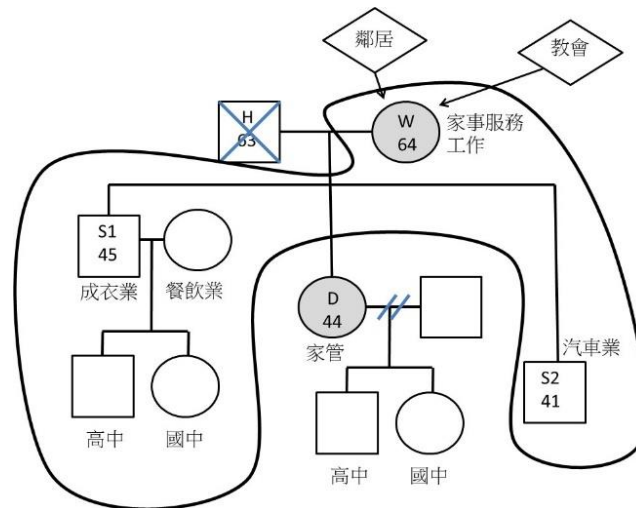


圖 1 進入諮商前之家庭圖，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

研究開始前先說明諮商及研究流程，也說明諮商費用完全免費以答謝參與研究、參與過程有隨時退出的自主權，以及研究過程會進行錄音錄影，資料中涉及特定人名及隱私者將以代號代替並完全保密。研究者共收集六次諮商、六次心理師諮商後訪談、九次案家訪談（一次諮商前訪談、六次諮商後訪談、兩次追蹤訪談），共計二十一次（約三十小時）的逐字稿以進行資料分析。一次諮商約 1.5 小時，母女諮商後訪談約 1-2 小時，前三次為母女共同訪談，後三次母女提議改個別訪談。諮商後訪談皆於 48 小時內進行，研究者先請心理師及案家就諮商主題中印象深刻重要事件列點，再一一說明該事件的想法與感受。為避免訪談為諮商的延續，訪談過程不做介入與處理，若出現情緒只做簡單同理支持，讓案家作事件的想法與感受表達，也以不同地點進行以與諮商區別。

研究者整理出諮商及訪談逐字稿後，進行編碼、話題、分類後再和協同分析者進行分析資料的檢核。在資料代碼部分，諮商逐字稿編碼參考賈紅鶯（2000）在研究中將逐字稿區別出發言者與發言對象的編碼方式（詳見下表），以更清楚說話對象與脈絡。母女互相發言表示母女彼此對話、溝通（即便是衝突），為一種直接溝通；對 Co 發言有時是透過說給心理師聽，其實為說给对方聽，為一種間接溝通。因為母女發言或對心理師發言具有不同意涵，因此加以區分發言者。編碼原則：第一碼代表發言者，第二、三碼代表諮商次數，第四、五、六碼代表發言句子，第七碼代表發言對象；若發言句子有多個意義單位，則增加第七碼代表說話段落。資料代碼說明如下：

表 2

資料代碼說明

資料	代碼	說明
----	----	----

諮商 逐字稿	DC4130-W	案女（D）第四次諮商（C4）第 130 段話（130）發 言對象為案主（W）
	WC1026-1-C	案主第一次諮商第 26 段話第 1 個意義單位，發言對 象是心理師
訪談 逐字稿	RI1001	研究者（R）第一次訪談（I1）案家第 1 句話（001）
	CO1034	心理師第一次訪談第 34 段話
	WI1001	案主第一次訪談中第 1 段話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採取持續比較法分析研究資料，持續比較法始於閱讀和註解資料以找出話題，而後統整話題以形成類別，並進行反面或變異案例的分析，接著連結類別以形成主題；最後視資料飽和情形，決定是否擴展和繼續資料的蒐集（引自鈕文英，2012）。分析範例如下：

表 3
分析釋例

編號	訪談逐字稿	話題	涉及層面	主題
DI3075-1：	剛剛講到是因為我突然想到說（爸爸生病時一直吵著想回家）..因為爸爸過世了我們都一直沒有帶他回家讓他回來家裡看一下，說真的我們就想說給他看一下都沒有就對了，或是從家裡的門口經過，有沒有！那人家說那也是回家啦!可是我們沒有就對了!就不知道啊！就想說快一點去殯儀館把爸爸送到殯儀館...（把）他的遺體冰起來，然後我們就直接到殯儀館了!	D原本沒想到帶爸爸回家	D 個人	父親的未竟事件
DI3075-2：	是叔叔回來的時候，有一次叔叔說：「爸爸要火化後.....」，火化後也是放在殯儀館。叔叔就說：「那你有把爸爸帶回家嗎?」我說沒有。（叔叔說）：「要不然爸爸告別式的前一天，我們把爸爸的骨灰拿回家？」	D叔叔提議將爸爸骨灰帶回家	D 個人	
DI3076：	然後我心裡想說我如果講出這個問題出來的話，我一定會被人家槍斃的(指被 W 罵)	D怕被媽媽罵	D 個人	
DI3077：	然後她（W）說她要去問，還好她有問到對的人【眾人笑】。	D說媽媽問對人	D 個人	
R3170：	所以說到這一段時候你的感想是什麼?			
DI3078-1：	我覺得...我好激動，還好媽媽有問到對的人，今天她如果去問那個類似拜拜的啦!這下子都不行了!我們	D很慶幸媽媽問對	母女	

<p>會遺憾一輩子，真的啦!</p> <p>DI3078-2： 然後媽媽剛好去問到對的人（牧師）就 ok，又剛好好像牧師的媽媽也是這樣子，就是（骨灰）放在家裡面這樣，媽媽就說好，不然把爸爸帶回家，隔天要告別式又從家裡面把他帶回鄉下去這樣。</p>	<p>人</p> <p>D說媽媽 母女</p> <p>問到的情形</p>
---	--------------------------------------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參、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依序呈現：一、喪親後家庭整體變化，二、心理師重要事件，三、母女重要事件。

一、喪親後家庭整體變化

家庭整體變化以「先生過世」為時間切點來看家庭結構和角色變化。

（一）家庭結構改變

1. 先生過世前的家庭關係

(1)衝突婚姻關係形成父女系統結盟

先生過世前，夫妻常為生活瑣事吵架，妻為躲避 H 碎念往外跑，而妻的往外跑卻增加夫碎念的頻率，形成互動上「你追我跑，你越追我越跑」的方式。而女兒認為是母親太常往外跑才會引發夫妻衝突。

（Co：妳先生這麼完美主義，和他生活在一起也是不輕鬆！）不輕鬆又很會碎碎念，他現在如果要念了，我就快點走出去外面和別人講話啊！

（WC3129-CO）

我爸還在世的時候，我媽很會到處跑，睡醒起來，整理整理，吃一吃，一下子就看不到人了，對！那我問你啦，如果你這樣，你老公會受得了嗎？

（DI8147）。

(2)疏離父子關係-像客人的哥哥和避開叨念的弟弟

父親過世前，哥哥住外地很少回來，回來以後就像客人，父子相處很客氣；弟為避開父親的叨念選擇在外獨居。

你說回來，也是當作遊子回來(笑)，都很像客人啊，我哥哥也很像客人耶，所以你一回來大家都是客客氣氣的（DC4196-C）。

算是他(弟弟)一間房間在那邊，就窩在那邊，也沒有人管我，我多晚要回去，多早要回去，都是我的事嘛。你自由慣了啊，你如果搬回家住，我爸爸就會念啊（DC2137-1-CO）。

(3)互助手足關係

三個手足中，D 和弟弟較親近，兩人都留在家鄉工作關係不錯，D 有時會在

經濟上協助弟弟，父親生病時弟弟是主要照顧者，她也會到院協助照顧。D 雖和哥哥較少互動，但哥哥是她面對父母衝突時的求助對象。

像說我弟弟以前啊！三不五時都會跟我說：你現在身邊有幾萬嗎？可以先借我一下嗎？我過兩天再還你這樣。我就想，喔！好，我就領給你借給你。

(DI4092)。像爸爸生病時，他一直都會找我！爸爸半夜什麼事情，他就叫我趕快去幫他啊！其實我都會去幫他 (DI8187-1)。

我還有打過電話喔，因為我哥在 OO（外地）啊，他什麼事都看不到，所以家裡面甚麼事都是我在看的，我就說，你可不可以搬回來家裡住？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你知道嗎？他們每天都在吵架，每天都在吵架，每天，煮完飯人就不見了，不知道跑去哪裡，每天都在找人這樣 (DC4198-CO)。

2. 先生過世後家庭變化

(1) 夫妻系統中斷形成母子 (S2) 結盟

夫過世後，小兒子立刻搬回家照顧媽媽。W 談到小兒子時，認為先生生病時他盡心盡力照顧非常可取。

他好的是，(爸爸住院照顧)大大小小的都是他在處理，我就做閒人啊，對啊，說真的他真的是很可取 (WI4118)。

(2) 大兒子回來形成另一家庭中心

W 在喪夫後承接 H 對家庭的責任進行「補位」，大兒子在外生意失利，W 擔心孫子跟著吃苦流浪，建議大兒子搬回家。沒想到 S1 全家搬回來後，她認為自己在大家庭中的位置被邊緣化，成為兒子小家庭的「外人」，只是照顧孫兒、煮飯洗衣的配角，但為延續家庭責任，仍願「犧牲」自己委屈求全。

我每天在那邊煮飯，你是做人家兒子，三不五時你臭臉給我看喔！我看到心情會好嗎 (WI4099)？....說真的，因為我兒子要買東西他都不曾買我的，他從來沒有買我的份(笑)... (大兒子) 很護衛他們四個人啦，他們四個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家，我就好像是在旁邊，插不進去啦 (WC5056-CO)。

(3) 女兒離婚回家引爆衝突成為代罪羔羊

離婚的女兒原本不想搬回娘家，但 W 不放心生病又離婚獨居的女兒，因此要她搬回來。但 D 回家覺得自己不被家人接受，也因金錢因素造成手足吵架衝突，形成「因為離婚的 D 回來後才產生手足失和」的「代罪羔羊」歸因。

我媽媽都跟我說我在跟他(弟弟)討錢，因為我有需要所以我...我跟他要啊！難道你欠我錢我不該提醒你嗎？我要出去自己買房子這樣，這樣我有太超過嗎，我媽就說你時間點不對 (DI4070-1)！

(4) 女兒離家獨居維持家庭平衡

最後 D 搬出去，讓家庭又維持結構與關係上的平衡，但只是「假性平衡」狀態，相處期間產生的摩擦與衝突沒有解決與處理，於是在諮商時將家庭衝突浮上檯面。

爸爸過世之後，S2 也搬回來，S1 生意做不好也就搬回來，她(D)也這樣搬回來，事情就大亂了。現在就她搬出去，我就看一看，她(的頭)也沒有說

怎麼樣啦，就是她自己住沒有關係，第一點就是說沒有關係，第二點就是說，沒有兄弟姊妹住在一起的這種摩擦（WC4291-CO）。

（二）家庭角色變化

喪親後家庭結構轉變，家庭角色也隨之變化，家中男性：先生、大兒子、小兒子的變化由母女視角進行理解與分析，說明如下：

1. 妻子由「家中閒人」變成「家庭守護者」

W 個性大刺刺，坦率有話直說，因為有 H 處理大小事，因此樂做家中閒人，H 突然過世，讓 W 慌亂不已不知所措，孩子陸續發生狀況 W 努力因應，面對大家庭相處的艱難也努力面對。最後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來為自己家庭守護者角色下一註解。

那時候會這樣，無憂無愁，就是有他(先生)幫我擋著啊，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在處理啊，我們又能怎麼樣?我們就讓自己好過一點，當個閒人而已啊（MC2070-CO）。

你(大兒子)回來我就更操勞啦!(嗯嗯)不然我閒閒的，很優閒欸!我是說為了一個家庭齣，我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捏！你”目矧扣扣”（台語：不知好歹）（WI9033）！

2. 女兒由「問題解決者」，變成「婚姻失敗者」「麻煩製造者」（代罪羔羊）

D 在父親生病期間，不論就醫、生病照顧、後事處理，皆表現出堅強能幹的問題解決者角色。W 曾稱讚先生病發時女兒的鎮定，她說女兒：

她（D）很堅強鎮定，他進去(醫院)時，都是她跟醫生在講她爸爸的事……（WI1030-2）。

而 D 離婚後變成婚姻失敗者，回家後挑錯時機討錢成為麻煩製造者。一連串的角色轉變，也讓 D 成為家庭衝突中的代罪羔羊。

像我剛剛回去，有沒有?我那時候真的，我喝茶也不是，坐著也不是，躺著也不是(嗯)就感覺好像，很繃緊在那邊(緊繃)，對，就像我剛剛講的嘛！什麼事百分之百都是我的錯（DI8112）。我不管做什麼事，有做沒做啦，我就是一個瘟疫啦（DC4130-CO）。

3. 先生由「家庭支柱」，過世後成為「無能為力者」

H 生前是家中支柱，大小事的擔當者、處理者，家人只要照著做就好。過世後仍活在 W 的生活裡，是 W 遇到困難的求助對象，希望幫她解決問題，但 H 在 W 夢中是無能為力，只能看不能做的無力。

有，我也有這樣跟他說，我也都有念給他聽(女兒離婚的事)。他躺在那邊，我知道他眼睛能看但是無能為力阿，他每天都來讓我夢（WI1086）。

4. 小兒子由「逃避家庭者」變成「家庭照顧者」

S2 原本為逃避父親權威而在外自由自在生活，當父親生病時成為主要照顧者，父親過世後則成為母親的照顧者及情感支持者，在她喪夫傷心難過時安慰她。

他要是知道我不吃飯的時候，他都會講給我聽，說：「媽媽，我朋友的爸爸

也是這樣，這是每個人都會經過的！」他都會跟我講這樣（WI4108）。

5.大兒子由「離家中立者」變成「家庭延續者」

經 W 陳述得知 S1 在外工作表現不佳，D 也曾說 S1 接受過 H、D 的經濟資助，因此，當 S1 不是以衣錦還鄉的姿態回家，而是以困頓失意姿態回家時，常臭臉並對家內情緒造成影響也就不難理解。但對 W 而言，她為了家庭完整、安頓孫子必須忍受和大兒子小家庭相處的差異，最後 W 只要求 S1 將自己小家庭照顧好就好，自己另尋天地（外出找朋友聊天、唱歌），讓這個家由大兒子延續下去。

因為我們的家庭已經定型了，沒辦法再改變了，他(大兒子)也已經娶太太了，孫子也已經長大了，這樣就...不要看，不要聽，要看的時候我就把他的孩子顧好就好，肚子餓就準備給他吃，剩下的我們不要給他們說什麼(WI5078)。這幾年（和大兒子一家）相處在一起就差不多這樣，這樣我沒關係耶!只要他那個圈圈(S1 小家庭)顧好就好（WI5071）。

上述資料整理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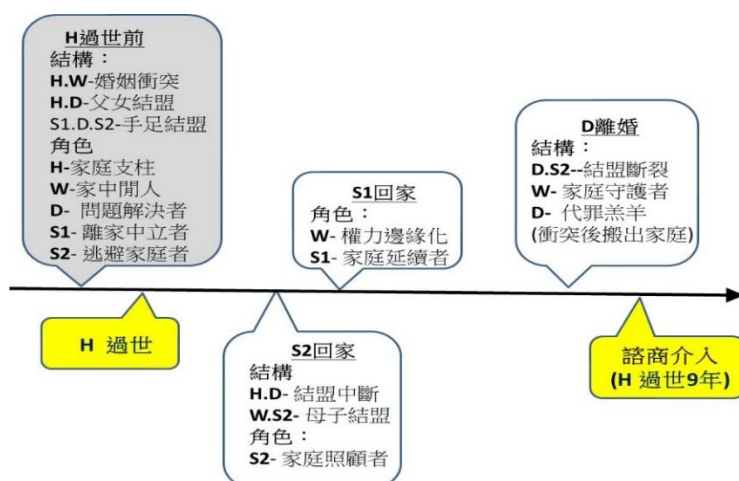


圖 2 H 過世前後家庭結構及角色變化圖，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二、心理師重要事件

根據六次心理師諮商後訪談的內容，輔以部份諮商內容說明心理師重要事件，詳述如下。

表 4

諮商主題與心理師重要事件表

次數	諮商主題	心理師重要事件
一	1. 母女對 H 過世原因認知不同，W 對女婿的氣憤 2. W 對孫子和女兒的擔心 3. W 夢到先生無法上天國	1. 劃出界限幫助女兒表達自我 2. 同理支持憤怒情緒 3. 喪親夢探索

	4.女兒敘述在婚姻中的困難處境，離婚不見得不好	4.重新框架離婚是去世父親保佑
二	1.先生過世後 W 不知所措 2.完成先生心願的欣慰—找到墓地、見親人 3. W 感謝女婿的協助	5.覺察喪偶後地位失落 6.邀請共同經驗悲傷
三	1.完成先生(爸爸)心願—骨灰回家 2. W 指責 D 個性行為導致離婚 3.D 對腦瘤復發的擔心	7.拉進逝者力量面對困境 8.企圖引發隱藏情緒
四	1.鄰里、信仰對 W 的支持，家人各自悲傷的現況 2.母女愉快回憶 H 生前趣事及正向特質 3.W 夢到先生上天國在上帝身邊幫忙 4. W 對大家庭相處的不適應與不滿 5. W 指責 D 造成手足衝突，D 不滿回嗆	9.強化喪偶後人生價值 10.看到行為潛藏善意 11.點出離婚女性文化困境
五	1. W 對大家庭相處的忍耐退讓 2. W 在六大生命關卡的辛苦與堅強	12.陪伴看到女性堅強
六	1. 母女對 H 過世意義轉念 2. W 對 D 公婆的感謝及對離婚不追究，但 D 不滿 W 再提離婚	13.整理臨終經歷 14.死亡認知轉變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依據 14 個心理師重要事件及參考 Corr 與 Corr（1996/2001）的家庭悲傷任務論觀點，整理出四個主題：

表 4
心理師重要事件主題表

主題	子題
(一)死亡真相理解與意義建構	1.營造開放敘說環境 (1) 劃出界限幫助女兒表達自我 2.死亡意義重構：(1) 整理臨終經歷；(2) 死亡認知轉變
(二) 分享悲傷痛苦經驗	1.同理支持憤怒情緒；2.喪親夢探索；3.邀請共同經驗悲傷；4.企圖引發隱藏情緒；
(三)家庭關係角色重新定位	1.覺察喪偶後地位失落；2.強化喪偶後人生價值；3.陪伴看到女性堅強；4.看到行為潛藏善意；5.離婚女性文化困境
(四) 重整延續逝者關係	1.重新框架離婚是去世父親保佑；2.拉進逝者力量面對困境

註：資料來源係作者自行整理。

(一) 死亡真相理解與意義建構

1.營造開放敘說環境

(1) 劃出界限幫助女兒表達自我

母女兩人對 H 過世的看法不同，心理師刻意讓女兒多發言，因為看到案主在過程中是保護操控，而女兒就相對弱勢，因此會為女兒畫出一個空間，讓她能多表達自我。

每次我看到女兒的表情她都想要說些什麼，我就會做一個界線給女兒說，如果沒有這個動作，她女兒說話的機會恐怕會很少（CO1034）。

2. 死亡意義重構

（1）整理臨終經歷

母女當初討論是否要讓 H 走時（是否拔管），內心充滿矛盾與掙扎，最後決定放手是因為捨不得 H 受苦。心理師讓兩人順其自然的表達當時的矛盾與掙扎，認為這樣的表達與整理對當事人是很有意義的，也幫助兩人看到願意放手讓 H 走，心理運作是複雜且深刻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覺得她們自己談得滿多的耶，談爸爸。因為她們有講，我覺得那一點很重要是因為，她們說，她們要放掉手讓爸爸走是很難的，如果說不放手的話，爸爸就會很痛苦啊。對啊，她們去表達她們心中的那個矛盾和複雜，那對她們來說是重要的（CO6041）。

（2）死亡認知轉變

最後一次諮商裡，案主對於先生死亡的認知觀點已經改變。未諮商前，她是怨天尤人的，認為都是女婿害死先生，先生才會過世。到最後她能夠坦然接受，認為先生的死亡是上帝的旨意，自己也參與其中，死亡認知觀點已經有了轉變。

我覺得她的觀點完全改變了，要不然本來依照她那個觀點，就都是那個女婿害死我先生的，對啊，都是因為他跟我女兒離婚啊。但是到最後她的觀點已經變了，她覺得是主耶穌接他去啊，接她先生去，她願意讓她先生去啊，因為她知道她要減少她先生的痛苦。對啊，我覺得在裡面，她自己的責任感就是不一樣，看到她自己的主控性和選擇性（CO6105）。

（二）分享悲傷痛苦經驗

1. 同理支持憤怒情緒

心理師感受到女婿提離婚對 W 造成的強大憤怒情緒，加上女兒沒有受到好的對待，心理師讓她能自在的表達憤怒情緒成為此次諮商的重點。

對，因為她覺得她的胸腔被人狠狠地刺進一刀，我覺得她的描述很生動，很有力道！如果我看到我女兒的婚姻還完整的話，我就自己獨自忍受下來，對，可是她看到對方對她女兒這樣子，這把刀她覺得不講出來，她會覺得...覺得有一口更大的怨氣，媽媽有好重的怨氣在裡面（CO1050）。

2. 喪親夢探索

第一次諮商出現的夢境，心理師覺得很重要，W 對於夢境無法解釋，心理師轉而提問一個假設性問題給案主，讓她思考夢境內容和「你要不要放先生走？」是否有關。

她起先是說她每天做夢啦，她的夢是很遙遠的夢，就是她先生會很遙遠然

後她要打電話給他，可是她就是找不到他這樣子，後來她又說他(先生)上不了天國，她說不知道他上不去天國是甚麼意思....。我想這個夢要好好跟她探索，.....然後我覺得是她沒辦法(放開)..因為我說她現在要不要放他走？我不知道，因為那是另一個次元的東西(CO1088)。

3.邀請共同經驗悲傷

對於家庭具體表現出來的悲傷反應，心理師試著邀請家人一起經驗悲傷，互相安慰。心理師試著邀請女兒對哭泣的媽媽表示安慰，拉拉手或拍拍肩，但是媽媽堅持表示沒關係，不用安慰，女兒也就不堅持，心理師於是尊重家庭面對悲傷的方式，但對於家庭無法互相安慰，心理師覺得些許遺憾。

我想要去做一些讓他們一家人可以去談論哀傷，可是沒有成功啊(笑)。就是家人們可以一起，可以不用這麼ㄍ一ㄣ，悲傷就是悲傷，流淚就是流淚，他們就很堅持，他們要用他們本來的方式，他們還是要用保護彼此的方式，我覺得尊重他們啦，因為他們有他們的一個脈絡在啊(CO2114)。

4.企圖引發隱藏情緒

因為家庭悲傷情緒是隱藏的，為保護家人而不表現，但不表現的情緒形成家庭壓力鍋，心理師試圖引導出家庭中隱藏的事件和情緒，以舒緩家庭壓力，但家庭自我保護系統拒絕外在資源進入，形成各自悲傷各自難過的情形。

我還有企圖，也想把他們的一些隱而不見的情緒啊、事件啊能夠引發出來，不過我覺得他們也有自己一套的保護系統.....他們只能自己假裝沒事、很好，他們不安慰彼此啊，只要我沒事，不要造成家人的負擔，他們全部都是在這個地方，可是比較少去，當家人有難的時候，他們會去主動的去關懷啊，就是裡面有蠻多，很多很多的拒絕(笑)(CO3051)。

(三) 家庭關係角色重新定位

1.覺察喪偶後地位失落

心理師在了解先生在家中的重要地位後，想讓案主探索並覺察當丈夫去世，家中主導地位不見時，案主失落的悲傷為何。當案主經驗悲傷時，也讓她覺察失落後的力量。

我覺得是她們在講她們爸爸是一權獨大的男主人，所以全家人都要在他控制之下去進行。那當然講好聽就是保護，講不好聽就是由爸爸主導一切。因此在爸爸倒下去之後，對她媽媽來說是一件非常焦慮的事情，因為她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覺得是，我第一個有，就是拉近媽媽，我就有用一點 a stroke and a kick(又捧又踢)的技巧，我就說：媽媽，你看起來也不是一個沒有理性的人，為什麼妳的先生需要這麼保護你(CO2025)？

心理師運用結構派家族治療的技巧，以兩面的言語來引導改變(Minuchin, & Fishman, 1999; Minuchin, Nichols, & Lee, 2007/2007)。這樣的介入技巧可維持和案主的關係，但又可進行「溫和」的面質，深化案主自我覺察，也幫助案主看到自己的優勢力量。

2.強化喪偶後人生價值

第四次諮商心理師持續肯定案主在先生過世後的承擔與能力，也很有智慧的處理因應大家庭相處，更能夠在大家庭相處的艱難中轉身找到自己，過好自己生活的方式。

對，後來我就講到說媽媽也不簡單啊，不容易，就是先生過世後你也可以擔的起家裡的事情，可以持續跟神接近，也可以這麼開明的去(和媳婦相處)...我覺得那個媽媽這個部分她是做得不錯的耶，.....我覺得她能夠去放得開去過她自己的生活，當然她心中還是有很多的氣啊（CO4017）。

3.陪伴看到女性堅強

第五次的諮商主題是案主自述的六大生命關卡，在諮商中，心理師感受到案主堅強的生命力，也陪伴她敘說自己在生命中的重重難關，心理師肯定她面對生命難關時所發揮出來的女性堅強，充權賦能（empower）女性力量，提高自我價值。

因為我覺得大概整個歷程都是繞著這個主題（六大生命關卡）在轉，在打轉啊，可能就是去看這個媽媽很可貴的部分，也許媽媽為什麼到她先生過世八九年了，然後她那個哀悼歷程好像也沒有走完。雖然她沒有走完，不過我覺得她的生命力，也是一直發揮她的力量出來，來應付這個，來面對這些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我就覺得很不容易耶（CO5004）。

4.看到行為潛藏善意

心理師幫助案主看到女兒行為背後的婚姻苦境，也看到自己指責女兒行為背後的動機是關心。案主的行為是批判女兒愛買東西浪費，但動機是為女兒好；而女兒的行為是過度購物，但背後動機是離婚的苦以購物發洩。行為的表面是媽媽責備，女兒逃避，而背後動機是媽媽「我都是為你好」，女兒「你不知道我婚姻好苦」。心理師看出兩人背後的動機，也希望幫助兩人能會心交流。

其實媽媽我覺得她對女兒的方式喔！我覺得動機都是好的，但是方式都是批判批判批判耶。嗯，後來我昨天有做了一點，我就說，好像媽媽看到女兒的行為，然後很擔心這個行為對女兒會帶來不利的影響，那真的是很關心的，但是這裡面好像對女兒所受的苦好像就都不清楚（CO4041）。

5.離婚女性文化困境

心理師在母女的衝突議題中，看到社會文化及性別的影響，心理師看到離婚回家的女兒在原生家庭中是矮一截的，而案主更強化這種性別意識及文化觀點，讓女兒回家更動彈不得。

我覺得這邊有很多那個性別的議題耶，好像女兒嫁出去了，我不曉得那種的，她總要求女兒要有那種低聲下氣啦。難道嫁出去的女兒（離婚）回來就是寄人籬下嗎？我有說：奇怪，聽起來女兒好像有寄人籬下的感覺耶，啊女兒就猛點頭，也許媽媽那種年紀喔，她就覺得女人比較沒有價值，所以回到家的時候就要讓人家一點，口氣要好一點，工作要自己撿來做（CO4046）。

(四) 重整延續逝者關係

1. 重新框架離婚是去世父親保佑

心理師看到案主受女兒離婚的氣，情緒卡在裡面出不來。而女兒看待離婚是一種「不見得不好」的觀點，心理師順勢連接到「是父親的保佑」才讓女兒離開婚姻重新擁有健康的身體和心理，這樣的新觀點進入幫助案主以新的視框重新觀看女兒的離婚。

因為剛才講到離婚對喪親的一個（衝擊）...，媽媽一直覺得說女婿不遵守承諾，離婚，離婚對她來說很氣啊！然後後來我去問她女兒：你自己的看法呢？女兒就覺得自己離婚不見得是件不好的事，她有講說她在那個地方的為難，然後女兒都說她每天每天（忍受這些），如果她不離婚的話早就瘋了。然後我就趕快接下去說，我說：也許是爸爸冥冥中的安排。後來媽媽說對喔，有可能喔，如果不早一點出來的話就可能變成瘋婆子在路上了，就語無倫次了（CO1122）。

2. 拉進逝者力量面對困境

心理師在幫助家庭回憶逝者的美好時，發現有將逝者理想化的趨勢，而心理師也就順著這股趨勢將逝者力量拉近母女現狀困境中，幫助她們看到 H 死亡雖是失落，但離婚是父親保佑的結果，希望加入 H 力量，陪伴家庭繼續面對生命中的困境。

譬如她們現在談到他們對爸爸，我覺得是有一種把他理想化的一種趨勢。我想理想化也不錯啦，至少爸爸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一個力量，可是這個媽媽大部分都是把它放在失落，還是失落的部份啦，我就有個企圖，因為爸爸本身就有力量，變成不是失落，而是一個精神上的力量，然後陪伴著她們走下去（CO3034）。

三、母女重要事件

根據 9 次母女訪談資料共整理出 18 個重要事件，輔以部份諮商內容，進一步整理成四個主題。詳述如下：

表 5

母女重要事件主題表

主題	子題
(一) 諮商帶來效益	1. 喪親悲傷因應：(1) 喪親夢從有罪礙到上天國 (2) 死亡意義重構 (3) 允許悲傷釋放 2. 個人自我賦能：(1) W 角色調適從「不知所措」到「承擔得起」 (2) 女兒自我能力從無信心到自我肯定 (3) 女兒死亡焦慮從擔心到交託 3. 不同關係改變：(1) W 對女婿觀點從憤怒到感謝 (2) W 對女兒從擔心罪責到珍惜放下 (3) D 對孩子的心情從在意

到欣慰

- (二) 悲傷助益因子 1.信仰帶來支持寄託；2.完成未竟事件；3.家外系統協助；
4.懷念逝者美好的滿足
- (三) 離婚議題處理 1.離婚不見得不好；2. D 成為代罪羔羊；3. D 不滿母親一
直提離婚；4.母女非語言關心
- (四) 三代同堂不適應
-

(一) 諮商帶來效益

1.喪親悲傷因應

(1) 喪親夢從有罣礙到上天國

W 喪親夢境的轉變從「先生無助」、「上不了天國」到「到上帝身邊幫忙」。在諮商前訪談和第一次諮商裡，W 很擔心女兒被離婚趕出來，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每天跟死去的先生訴苦抱怨，求先生告訴她該如何幫助女兒，但是她每天夢到的先生只能無助的躺在那邊。

我就還會跟他說：「H，(女婿)把你女兒趕出來，你看要怎麼辦?我每天都做這種夢喔！那個時候我就沒辦法，我說你就指示我一下啊！是不是也給我一點力量，你難道還要躺在那邊？」(WI1085)

他都說他很擔心，他都沒有辦法就這樣上去(天國)了啦，他走不掉，他沒辦法放下，但是我心裡想說，他不能上去是什麼意思我聽不懂(WC1100-1-C)。

不只 W 夢到，小兒子(S2)也夢到爸爸交代三個孩子要好好相處(手足衝突失和後)。

H 來找他(S2)，我們母子兩個人就抱在一起哭【哭泣聲】。他(S2)就說：「媽媽，爸爸剛剛來找我，他說他知道我們三個住在一起，(他說)你們三個要忍耐，都是自己的家人」(WI1096-1)。

W 婚前為傳統信仰，婚後才與先生改信基督信仰，因此在喪親調適上具有融合東西方信仰的特點。基督信仰中沒有本土文化的「祖先托夢」現象，讓 W 不知如何以信仰解釋每天夢境意涵。W 因而尋求基督信仰外的支持，向傳統信仰的鄰居友人尋求協助，鄰居認為先生看得到家庭變故但他無能為力也很難過。

因為我們那邊有一個在拜拜的人喔，他說其實他有看到，可是他無法幫忙啊，你又這樣常常求他，可是他也無能為力，你又一直這樣求他，他比我還難過，說我先生比我還難過…… (MC1155-CO-1)。

在第四次諮商，W 又再度提到夢到先生，夢境內容則是先生已到上帝身邊幫忙，夢境內容有所轉變，W 認為當初先生生病時她的禱告，上帝已經聽到了。

那時候他在難過(生病)的時候我也有跟主耶穌祈禱說：「你如果有需要他的話，你不要折磨他，你不要讓他這麼難過，讓他好好的去你的身邊，幫你打理(事情)。」他現在在天上應該是在上帝身邊幫忙了，我夢到的也是這樣(WI5124)。

女兒也非常同意媽媽的夢境解釋，進一步說：

他現在在天上，不是牧師也應該是傳道（DI5124）。

（2）死亡意義重構

從一開始 W 無法接受失去先生的事實，最後一次諮商可以將先生的去世視為是上帝的安排，一個歷程，知道自己已經盡力，能夠放下、沒有遺憾。

我心裡就很難過了啊。我現在就是這樣子，講到 H 就是說，H(過世了)，就沒有關係了啦，因為他生病啊，我們就有盡量去救他醫他了，但是主耶穌最後還是需要他，沒關係了啦，這就只是一個過程而已啦（WC6017-C）。

D 對父親死亡認知則從不捨到有尊嚴。第一次諮商後訪談，D 談到父親生病當時，不理解父親為何不要公司同事來探望他的想法，在自己也開刀住院過後，了解父親當時其實是尊嚴受損的心情。因此，這樣離開對父親來說能夠脫離病痛，也許對父親更好。

快要三個月，爸爸已經...說實在的不要說病人承受不起，在那邊顧的人也承受不起，我們不是在為了我們自己，躺在那邊的人最那個(痛苦)了!最難過了!他雖然可能沒有反應了!可是他還會思想啊（DI3104）。

我這樣子(腦瘤開刀)人家來看我，可能跟我爸爸的心態一樣，看到我最脆弱也是最邋遢的(一面)，像平常我們要出去，雖然不是說穿的怎麼樣，但是至少會穿得很整齊啊(DC6069-CO)。然後我也知道他沒有病痛了，現在我們看不到了，知道他的病痛好了，我們也是很高興(DI7025)。

（3）允許悲傷釋放

未諮商前母女悲傷釋放方式是獨自悲傷。

我自己在家裡哭一哭沒有人知道啊（WC2106-CO）。

對啊，我們還在難過的話就是躺在那邊(流淚)，然後洗澡的時候也會流眼淚啦，只是沒有被看到而已。.....大家都不敢講，怕觸景傷情啊(DC2120-CO)。

由 W 陳述得知 S1、S2 則是尋求自己的管道抒發，兩人會尋求一位同齡的男性鄰居支持，三人會談到 H 而流淚(該鄰居受到 H 很多照顧)，但兩人回到家依然以假裝沒事的樣貌呈現。

諮商時，D 想讓大家覺得即便喪父、離婚她也沒事，因此凡事表現出樂觀的態度，不想讓別人知道她心理的傷，尤其更不想讓前夫看出來她心理受傷，因此以不在乎、無所謂來顯現。

像這種盡量就是大家看到我以後..(覺得)我很樂觀，大家都說我很樂痛(台語)，樂痛你聽的懂嗎?前夫說我很樂痛(台語)，所以我跟他怎樣都沒關係，因為我不會怎樣（DI3137）。

爸爸過世..媽媽到現在都還有一點(走不出來)嘛!我就跟老師說：其實我 ok!之前比如說我回到家我都不敢這樣子(比出流眼淚的手勢)，是因為我怕這樣子的話，大家看到我，會更不好，其實我心裡面也是不 ok 的!老師就說：我的表面看起來很好，但是心裡面還是不 ok 的（DI3116）。

而心理師的這句話，說中她心裡所想，她表示說中的感覺是「賓果」，也覺得講出心中的秘密了。

對，不能講的..(笑)，應該講不敢講的秘密，或者是講不出來的秘密這樣，我今天有把它講出來就對了(DI3143)。

W 也因為來諮商，可以自在的流淚表達悲傷。

我最近的分數差不多有 8 分(0-10)喔，因為我所有的事情、心情，我都講給你們分享了，我的心情都說出來，我的心情就開了，在孩子的面前我也不敢說，我在你們的面前我才會流眼淚啊(WI7042)。

2.個人自我賦能

(1) W 角色調適從「不知所措」到「承擔得起」

W 在先生過世後，角色調適的變化由「不知所措」到發現自己「承擔得起」發展出新能力。第二次諮商，W 說先生突然不在讓她很慌亂，家族的事就要由長嫂的她來決定，但她會跟兒子說並一起商量。W 成為主要決策者，承擔的責任落在 W 身上。她說：

對啊，對啊，一開始真的都不知道，很難過耶(WC2040-C)！

就是我都覺得，像是他已經死了，有什麼事我一定都要自己處理這樣啊(WC4004-C)。我覺得我也承擔得起啊(WC4033-C)。

(2) 女兒自我能力從無信心到自我肯定

D 原本擔心腦瘤開過刀找不到工作，也認為幫媽媽工作只是小事(如掃地、撿菜、洗菜)不算甚麼。但 W 認為這些工作上的細節對她幫忙很大，可以加快她的工作效率。

我的狀況，我都會講，對，只是一般說你是老闆，我們兩個去應徵，他是正常的，那我跟你講這樣子我的狀況，我相信你也不會用！人之常情，如果今天我是老闆的話會是這樣(DI2162)。

對啊，就是幫她(媽媽)用，我幫忙掃地，等一下妳來拖地，我們都這樣啊。晚上炒菜那些啊，我就幫她把菜切一切洗一洗，一盤盤用好，洗好了，切好了就放在旁邊，她要先炒哪一盤？要用哪個？她自己的事了啊，炒一炒我們就趕快落跑了就回家了啊.....我們就可以早一點用完回家了(DI7089)。

(3) 女兒死亡焦慮從擔心到交託

D 在諮商歷程裡，擔心腦瘤復發的主題不斷出現，有非常多擔心。

實際去檢查完是還好，但是我是一直在擔心這個問題(腦瘤再復發)阿，(醫生說)如果再長...就拿掉啊!就是再弄一次啊。(但是)上次那個醫生有跟你講一句話，你再弄一次不見得會這麼好這樣...你聽的懂我的意思嗎?...有可能..手腳..可能會有...類似別人癱瘓，就像中風那樣(DI2095)！

最後一次諮商，D 談到雖然腦瘤是否復發仍是一個不確定事件，但已可以將焦慮交託上帝讓 D 有所寄託與依靠，疾病適應焦點由自身轉移至上帝。

我就會跟主耶穌求說，不要再讓我發生之前那件事，然後還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像說我們去教會，牧師也都會幫我們禱告啊，牧師也知道我的狀況，我都會請牧師幫我禱告啊(DC6021-CO)。

3.不同關係改變

(1) W 對女婿觀點從憤怒到感謝

W 對女婿的觀點變化從一開始「對女婿離婚的憤怒」到「感謝女婿幫她尋找醫生」。W 提到女婿向先生(H)提起要和女兒(D)離婚，先生才大受打擊一病不起，認定女婿要為先生的死負責，加上和女兒離婚，因此女婿「罪加一等」，成為把 W 家庭打碎的罪人。但第五次諮商時提到自己曾因腎臟瘤生病，當時是前女婿緊急找到適合醫生才讓 W 康復。

今天她(手術康復)回來你又把她打出去，打出去，把我一個家庭都變得碎爛爛的，比豆花還碎!我..我怎麼忍的下咧(台語)(WI1070)!

「說真的，我這條命喔(腎臟瘤)...，也有很多人幫我啊，像那個我孫子他爸爸，我們那個(前女婿)也一起幫忙找醫生，不要說他怎樣啦(WI5022)。

(2) W 對女兒從擔心罪責到珍惜放下

第一次諮商中，W 表達對女婿強烈的憤怒，也進行了強烈的批判。而諮商後訪談呈現出強烈憤怒背後的擔心，首要擔心孫子乏人照顧，次要擔心女兒往後的生活無依。在追蹤訪談時，W 提到不想像之前一直矯正女兒，因此願意多珍惜並把握相處的感情。

你說她身體變這樣，我有的時候邊騎車邊哭，她都不知道的，我停紅燈我都在擦眼淚。我大兒子生意失敗我都沒有哭成這樣，是她身體這樣我哭得最慘，我如果騎到紅綠燈那裡我就開始哭..(WI6027)。

因為那時候，我是一直要她調整她比較不好的習慣啦!到頭來啦，還是...大家年紀也都大了，因為她也不小了，我也是，好啦!隨便她啦!上帝什麼時候會帶我們走，我也不知道，我一直要幫她調整，這樣也是很痛苦(嗯嗯)，對啊!因為經過那幾個月來，我也覺得我很累了啊!又打壞大家的感情(WI9041)。

(3) D 對孩子的心情從在意到欣慰

D 在第一次諮商中首先提出的重要事件是擔心和孩子不住在一起會造成感情疏離，很在意孩子是否在乎她。雖然難過離婚對孩子造成的心理傷害，但仍教導女兒了解單親是一種社會常態，父母雖無法在一起，但母親依舊很關愛她。

剛才我也有跟老師講說一個禮拜會...會跟小朋友一起出去啊!但那也是不常嘛!不常就怕會越來越不親(DI2041)。

雖然媽媽沒有跟你們住在一起，不過媽媽還是很關心你，很疼你們。(DI6110)。

第五次諮商後訪談，再次談到孩子的議題，D表示孩子還是願意和她親近，沒有因為距離而和她疏遠，讓她感到很安慰。

如果現在他們禮拜五有時候會來跟我睡，我兒子就會抱你抱到你的身體都給你亂摸，我女兒也是，要跟我睡這樣，就是來黏著你。雖然我這樣，但是我看到我孩子跟我這樣的互動，就覺得滿安慰的，沒有說因為你搬出去就很疏遠了(DI6116-2)。

(二) 悲傷助益因子

1. 信仰帶來支持寄託

W 看到自己發展出「承擔得起」的新能力，也不忘將力量歸功上帝。她說：「嗯，主耶穌給我力量啊！真的真的，這是上帝給我的力量（WC4036-C）。

事實就是這樣，要感謝主耶穌，讓我關關難過關關都過這樣（WI6033）。

D 更直陳教會是她目前孤單的心靈寄託。

就每天都一直很期待，就很期待去教會(做禮拜)，每兩個禮拜就很期待去那邊(詩歌樂團)就對了。因為我在家裡，有的時候就真的很孤單，你也知道那個房子，就我一個人在那邊，其實我很孤單，所以我這樣跑兩個地方，我就很期待很期待，每天都期待可以趕快到，就會很開心（DI6097-1）。

2. 完成未竟事件

在 H 歷經病發到過世的歷程，有幾件未竟事件的完成，對 W 來說是重新經驗悲傷情緒撫慰悲傷心情。第一是幫忙找到墓地，第二是安排親友見最後一面。

都沒人給他弄（好墓地），他交代的工作...最後這一項工作，(如果)弄得很潦草給他放在那裡，心裡覺得很難過，也有(安排)他想見的人有來見他（WI3076）。

第三則是女兒提議帶骨灰回家完成父親未竟之事。第二次諮商中，D 提到父親生病時常吵著要回家，但家人都以「病好了就帶你回家」來安撫但直到過世 H 都沒回家，直到長輩提議，D 才把父親骨灰帶回家，諮商後訪談 D 仍很開心激動，這也是完成女兒的未竟事件。D 說：

有一次叔叔說要不然爸爸告別式的前一天，我們把爸爸的骨灰拿回家。他說這句話真的，我不太敢講啦！因為爸爸倒了之後，你勢必要問媽媽嘛！我跟她說了之後，她說：「哪有人在這樣做啦！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這樣就對了。」後來她就突然想到說：要去問牧師(看看)，才說原來可以，你知道我有多開心嗎（DC2181-1-CO）？

我覺得...我好激動，還好媽媽有問到對的人，今天她如果去問那個拜拜的！這下子都不行了！我們會遺憾一輩子（DI3078）！

剛才D說她爸爸自那個時候住院到走了，都沒有回到家裡，就是這樣(有讓骨灰回家一晚)我就不會覺得心裡有個疙瘩，不會後悔這樣（WI3026）。

3. 家外系統協助

在喪親事件發生當時及之後都有家庭外系統的介入並提供實質幫助，給於 W 喪夫後不同層面的協助，牧師在 H 生病時給予的建議，W 也在喪偶後持續到教會擔任志工，鄰居則不時前來關心 W 有無用餐。

H 在生病很嚴重的時候，我想向上帝禱告，如果真的無法醫治請主耶穌讓他好好走不要折磨他。可是喔！對於這樣禱告我會擔心會不會被誤會不想救我先生，所以我先去問牧師，牧師說可以，我才比較放心（WC2157-CO）。

對啊，我現在不會孤單了啊，我禮拜天放假，就去教會那邊煮給大家吃，大家多開心啊（WC6120-C）。

還有我那些比較好的鄰居阿，像 H 倒下去之後，他們每天，那個 OO 阿嬤，都給你，每天都幫你滷一鍋的肉耶，一碗公的肉喔（WC4039-2-C）。

4. 懷念逝者美好的滿足

諮商中 W 不斷回憶先生的美好，幫忙過節、對親友孩子照顧，這些回憶讓 W 心感到滿足安慰。

因為我在蒸年糕、包粽子，H 都...因為我做前面(的工作)，他就做後面(的工作)洗東西，所以我在蒸糯米或是包粽子都很輕鬆也是非常高興（WI5082-2）。

如果有談到 H 喔!大家就會說：哦！當時誰上課都是我姊夫在載，大部分都是聽到這樣，親戚朋友說到他都是稱讚的...（WI5106）。

回想 H 美好往事如同連鎖反應，一經回憶就像開啟記憶的盒子，一連串鮮明回憶不斷湧現，D 接著回憶起父親送文具給親戚孩子往事，和父親專屬的親子時間。

文具也沒有多少錢啊！我們說實在的，只是說鄉下比較(物質缺乏)...對啊，所以有時候有鉛筆他就會拿回去給我二姑姑他兒子這樣，一個人幾隻給他們，印象中就這樣子過（DI5031）。

有時候吃完晚飯爸爸就會出去拜訪客戶，坐摩托車的時候我爸爸都會跟我說叫我抱好，怕我睡著你知道嗎(笑)!他都會說抱緊一點就對了!怕我摔下去，然後又會說你唱首歌給我聽。有時候他會，會教我唱...跟著我一起唱，我記憶很深就是這樣子（DI5057）。

（三）離婚議題處理

1. 離婚不見得不好

諮商時 D 提到前夫以她腦瘤開刀對家裡已無用處為由逼迫離婚。D 一開始不願意離婚，不願意放棄孩子，但前夫仍然不斷言語騷擾，前夫對她的言語暴力讓她快受不了，並假設如果再繼續待在不友善的婚姻裡，可能早晚會崩潰。

如果我再拖拖拖拖到現在!你每天用那個話語給我砲轟，我跟你講我現在已經發瘋了，我不是坐在這裡，可能就像那些流浪漢不知道走走走去哪裡（DI2110）！

2. D 成為代罪羔羊

W 在第三四次諮商中提及女兒愛亂買東西、家事不認真、脾氣不好，才會被前夫離婚。W 更進一步說：作家事是女人該做的工作，應該主動做好，做不好被先生挑剔是正常的。

她三不五時就買一個東西回來，三不五時就買一個東西回來，你看到不會生氣嗎（WC4276-CO）？我有聽她老公在跟我告狀說：我如果叫她去做工作啦，擦桌子幹嘛的，都要人家叫就對了!她的婚姻會搞到現在齣，她的動作、她的脾氣都有關係啦（WC3079-CO）！

這種我們女人在做的工作，為什麼又要讓男人不時要叫她要什麼做什麼?

【4】又加上她那種個性，有辦法跟人家相處嗎？人家當然會給你挑剔啊（WC3122-2-CO）！

第三次諮商，D 生氣媽媽只相信前夫的片面之詞，D 不敢直接反駁媽媽，因此表面說給心理師聽，實則說給媽媽聽。亂買東西則是為了紓解婚姻中的苦。

在那邊十幾年了，哪可能都沒有拖、沒有掃勒？用頭腦想就知道了嘛，就是有人會相信說，就是妳！就是有人會相信（DC3154-CO）。

有的人是吃啊，我相信你是學心理這方面的老師你應該也知道啦，每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發洩方式啦，那我的話，我可能（是購物）（DC4179-CO）。

而女兒在追蹤訪談提到之前她在家時，媽媽認為離婚的她是丟臉的。

我在家裡的時候，有時候會想要出去外面透透空氣，不想待在屋子裡面嘛！竟然跟我說不要去外面走，丟死我的臉了！我問你，你聽到這個，你會怎麼樣嘛？我在那邊已經（很鬱卒了）（DI8084-2）。

手足衝突成為家庭壓力引爆的導火線，D 歸因也是離婚：「後來我離婚回去之後，他（弟弟）有可能對我不諒解啦！對啊！我怎麼把一個家庭搞成這樣子（DI8187-2）？」而當時母親也幫弟弟哥哥說話，讓 D 感到心寒，家庭壓力的矛頭全指向 D，D 成了家庭中的代罪羔羊。

我真的很心寒，本來像說我現在沒有在工作...我只是要你們把錢還給我，我自己來（買房子）生活嘛，問題是你現在還在替他們說話！我現在這個樣子，你還在替他們講話（DI5094）。

3.D 不滿母親一直提離婚

第六次諮商時，W 提到感謝前親家及前女婿對於 H 病發及後事的協助，也表示不想再矯正有關女兒離婚的事。但 D 很不喜歡媽媽都要再次提到離婚的事，第六諮商女兒終於忍不住直接對媽媽反駁。D 對母親說：

你不用一直這樣提醒我啊，不用這樣一直重複啊，說真的，今天我這件事情我可能到死我都不會忘記，不用別人這樣一直在提醒我啊（DC6118-W）。

婚姻這種事已經過去了，我也不想要人家在我的傷口上灑鹽（DI7031-1）！

在事後追蹤訪談中，D 認為當初的反噏，其實是想化解媽媽對她的誤會，而家庭諮商給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處境，也是心理師給予的勇氣讓她勇敢面對。

她還是一直誤會我怎麼樣怎麼樣，你知道嗎？我說：好，我今天既然已經來到這裡，我不再講的話，你還是一樣認為我怎樣怎樣（才會離婚），所以我後來才敢講出來（DI8108）！

4.母女非語言關心

而母親在女兒反噏後也大為受傷，反省自己是不是做的不夠好？

好像我要做什麼，他們（兒女）都不能接受這樣子。也許是我做的不好啦，我的表達方式，他們不能接受（WI7012-2）。

看到母親的消極自責後，心理師引導母女如何表達關心？D 也放下對母親的負面情緒，提到表達關心的方式是「透過某種作為」：分享食物或煮東西給她吃。為母女之間僵化的關係緩頰。

老師有問我，你有沒有覺得你媽媽關心你？我就說：「有啊！」就是說，媽媽如果有煮什麼好吃的東西，她也是會叫我回去，我回去之後，她也是叫我拿一點回去吃，那也是一種關心，因為怕我在外面沒得吃（DI7052）。

（四）三代同堂不適應

H 過世後家庭結構轉變，由母子(小兒子)同住互相照顧到加入大兒子一家，W 不斷適應著在大家庭中被邊緣化的角色。在家庭權力階層上，有著由「主」到「從」的轉變，有一連串的心理調適，。

我會閃到旁邊讓他們(兒子媳婦)在一起，我會去外面走走，和別人說話。我盡量不要和我媳婦他們坐在那邊廚房說話，有時候會有摩擦（WI6074）。我現在會故意說，放著讓他們去承擔(照顧孩子)，主耶穌讓我的身體勇勇的，我就出來外面加減做(家事清潔)（WI6091-1）。這樣我沒關係耶!只要他那個圈圈(大兒子小家庭)顧好就好（WI5071）。

但 W 仍舊不適應大家庭的相處，追蹤訪談講到此仍有情緒。

真的!你回來我就更操勞啦!(嗯嗯)不然我閒閒的，很優閒欸!我是說為了一個家庭齣，我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捏! 你”目矧扣扣”（台語：不知好歹）的你（WI9033）!

W 認為維持家庭和諧是自己現在最大的責任，而維持的方法是「退讓」和「放手」，面對大家庭的相處策略是「退讓不計較以求和諧」，「放手讓兒子媳婦學習承擔」。對於被邊緣化，W 也有一套自我調適的方法「不看不聽，把孫子顧好就好」。

肆、討論

一、喪親家庭中的個人具有多重角色調適

案主帶著失去丈夫的妻子角色悲傷，卻還有母兼父職的責任與壓力，在經驗悲傷歷程時，妻子角色 V.S.母親角色時有錯亂。失去丈夫需要更多悲傷情緒的表達，但身為母親卻需要更多的獨立與堅強，尤其女兒生病案主認為有更多的責任要擔負卻隱藏不住喪夫的脆弱與依賴，兩種角色的調適歷程讓案主在諮商及訪談時出現很多混雜的情緒表達。另外，案主看待三代同堂面臨的家庭問題，自己看自己是「過自己的日子」、「開心就好」，但從親子關係中看自己是「我是不是做得不夠好，孩子才不能接受我?」。在「自我」中，案主很清楚要自己掌控日子才能自在，但回到關係時，女兒不能接受她的教導方式，她覺得自己的掌控性不見了。在追蹤訪談時，案主願意「調整放下」，不再要求女兒一定要「接受」她的方式，當放下要孩子「接受」時，她才找回自己的掌控性，她也才能從「關係」中解脫，回到自身的「個人主體性」。

女兒在經驗悲傷歷程時，有失去父親的女兒角色悲傷和失去婚姻的自我角色

悲傷。喪父後的悲傷調適角色較母親單一，主體都是「女兒」。當女兒在「父女關係」「親子關係」（與孩子）中看自己時，是「有能力、堅強處理事情的」，但從「母女關係」「婚姻關係」中看自己時，自己則變成「有問題、缺陷者」，但她用表象的「樂痛」掩飾心中看待自己的「缺陷」。女兒的自我是「關係中的自我」，若把關係都拿掉時，女兒的自我顯得脆弱，所以擔心未知的死亡、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工作，在「堅強」的表象下隱藏很大的不安，因此她會開始「依附」她的孩子（尤其是兒子），特別在意孩子是否和她親近，而這些都和她對「自我」的不安有關。

二、喪慟夢的處理帶來逝者連結的文化意涵

案主喪親夢境的轉變，從一開始丈夫不理她、不回應，上不了天國，除了反映兩人親密又衝突的關係模式，也反應案主尚未接受失落的事實。先生上不了天國，案主頓覺自己的苦苦哀求讓他有牽掛，反映出丈夫生前是案主的問題解決者。隨著案主接受失落事實，夢境內容也隨之改變，夢到丈夫在上帝身邊幫忙，反映出案主的放下與放手，也看到丈夫的良善助人特質不僅在世時得到眾人肯定，也延續到天國繼續在上帝身邊幫忙，成為一種從現世到來生的延續。許多研究學者指出喪親夢對於悲傷調適具有助益（李佩怡，2014；李燕蕙，2006；蘇絢慧，2006；Kennedy, 2001/2003；Nadeau, 1994, 2001；Sanders, 1989）。本研究一連串夢境的內涵反應出案主的哀悼歷程、內在衝突、未竟事務、與過往情緒生活經驗連結，這樣的結果與蘇絢慧（2006）發現喪慟夢的特性有所呼應。蘇絢慧（2006）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喪慟夢經驗中發現，喪慟夢具有下述特性：（1）喪慟夢經驗反映了個體悲傷哀悼任務完成的狀態；（2）喪慟夢經驗嘗試處理個體內外在衝突並解決問題；（3）喪慟夢經驗具有明顯情緒特性並協助整合；（4）喪慟夢經驗協助完成未竟事物；（5）喪慟夢經驗協助個體和逝者的關係重新連結；（6）喪慟夢經驗和過往情緒或生活經驗有所連結；（7）喪慟夢經驗是個體悲傷調節的本能機制。喪親夢的出現是一個諮商中的重要主題，心理師認為相當重要，並讓案主多加描述、表達，以幫助更多的內省與覺察。案主也在敘說中，自陳夢境的轉變並反省自身行為（一直向丈夫抱怨讓他放不下心上不了天國），而願意有所改變（不再向丈夫抱怨了）。心理師利用夢的處理協助喪親者悲傷情緒經驗的整合，也協助逐一完成哀悼任務。

研究結果中，案主相信丈夫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很好，兩人關係未因死亡而結束還能連結，此對案主有很大的療癒作用。案主最後夢到丈夫在上帝身邊，丈夫間接的接受案主的請求，順應上帝旨意看顧重回基督信仰的女兒，讓案主更能放下與放心，這和 Kennedy（2001/2003）認為喪親夢是具有功能的看法一致。Kennedy（2001/2003）認為喪親夢大致分為四類：（1）再保證之夢：向作夢的人保證，雖然死亡已發生，亡者仍可接近且不再受苦；（2）確認關係之夢：顯示與作夢的人關係已改變，但並沒有結束；（3）未解決議題之夢：關係中未解決的議

題仍被提起，或被積極談論；(4)支持或指引之夢：亡者給作夢的人支持或指引；透過夢境與死亡對話，是轉化死亡恐懼和否認的開始，並讓關係變的真實，因此，夢是珍貴禮物，能引導喪親者度過悲傷的挑戰。

特別的是，基督信仰屬於西方文化，當進入喪親家庭所處的東方文化時，產生融合、協調，形成本土喪親家庭獨特的悲傷調適歷程。在本研究中，案主夢到逝者無助的躺著不理她、離不開，但不敢向基督教友分享的内容，但會和傳統信仰的鄰居分享。這是一種華人文化中與逝者連結的方式，雖然案主不透過祖先崇拜(拿香拜拜)的方式，但透過日常生活的連結，仍試圖與逝者產生關係再連結，以平復失去丈夫的不完整感。案主在婚前為傳統民俗信仰，婚後跟隨丈夫改為基督信仰，喪夫後雖遵從基督信仰成為靈性價值觀，但傳統文化信仰仍影響著悲傷調適。她相信「夢見丈夫」具體指引家中問題的解決方式(丈夫指示手足三人要好好相處、接納離婚回家的女兒)，此為受到中國文化中「逝者永存」、「祖先崇拜」、「靈魂不滅」、「鬼神信仰」等文化影響。

李佩怡(2014)指出個人喪慟調適或悲傷因應的方式深受文化脈絡的影響，她提出三點隱含在華人文化關於夢與生後世界的信念：(1)相信靈魂不滅，死亡的只是身體，靈魂存在於另一個世界；(2)相信「夢」跨越生死隔閡，是人世與幽冥兩界交會的中介空間；(3)相信生者與逝親的關係彼此牽繫，延續轉化為祖先崇拜。案主相信丈夫透過「托夢」來傳遞逝世前的未竟事件(擔心女兒)並因此成為離世的罣礙(上不了天國)，丈夫藉由夢與在世親人對話，彌補生死隔閡的缺憾，化解未竟事件(家庭衝突)，夢境成為逝者與生者溝通的管道，是逝者主動產生連結的中介空間。而丈夫的保佑讓女兒離婚得以保全身體健康，則和中國文化中「鬼神信仰」有關。祖先鬼魂被視為眷顧家人的神靈，當家庭不和諧或遭厄運時，則歸因於祖先鬼靈作祟。當與逝親持續連結的行為愈能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下被認可支持時，越有助於喪親者的悲傷調適。心理師在喪親夢的處理上，運用了西方心理治療中夢的工作方式，結合東方文化中獨特的夢境意涵，形塑出喪親家庭獨特的悲傷調適歷程。目前喪親悲傷的處遇多源自西方悲傷治療的觀點與方式，但本土喪親家庭的喪慟方式深受華人文化信念影響(李孟儒、徐嘉雲、劉佳芳、陳信宏，2014；許敏桃、田月玄，2009；許敏桃等，2005)，若能看重本土文化脈絡信仰為喪親者帶來的療癒，並在協助過程中融合西方心理治療之夢工作法，更能有助於喪親者的悲傷調適。

三、喪親帶出社會文化下的女性議題

研究結果除了呈現喪親後家庭的改變樣貌，也帶出本土諮商中獨特的女性議題。離婚女兒回娘家的衝突議題，母女兩人在離婚事件中的衝突議題，在在顯露出台灣女性深受家庭角色、社會責任與婚姻關係所影響。高琇鈴(2011)的研究中，討論了女性在夫妻衝突中受苦困局與受到的社會文化影響有關。台灣已婚女性在面對西風東漸下產生的個人獨立自主性，在面對傳統父子軸家庭型態時，產

生的困擾、壓力和身心症狀，是諮商已婚女性時不可迴避的議題(余祥雲，2010)。雖然案主在外工作、協助家中經濟，擔任主動生產角色，但照顧孩子(孫子)、家事勞動仍為案主在父權思想建構家庭中維持自我存在的方式。吳瑾嫻(2000)研究發現，家庭中不同成員不對等關係的存在，讓家可能成為父權家庭制度下壓迫與衝突的所在。而女兒離婚回娘家，在家中因父權思想受到壓迫，讓女兒在家有一種「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無處容身感。「父權家庭的意識型態」中，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女兒已成家外人，需要在另一家庭落葉深根，尋得歸宿。離婚回家的女兒等同是「沒有歸宿」，讓案主萬般擔心女兒下半輩子的照顧與生活，潛意識中也成為「父權家庭意識型態」的幫手，譴責女兒沒有用心經營家庭才會導致離婚。

在本研究中，女性遇到困難、挫折是一種被動的處境(喪偶、喪父)，但女性可以有一種主動角色，主動迎接、主動化解。案主在主流父權文化下，讓出原本自己的家，由小兒子、大兒子進駐，最後整個家案主自動退讓，讓大兒子成為這個家的主體，而她成為家務育兒的角色。雖在被動環境中，但她仍有主動作為。如：她覺得自己在面對先生過世後的重重生命關卡，證明自己也擔得起。但在這種被動下的主動角色中，需思索的是喪偶後社會支持的定義。「三代同堂」一向被視為一種年老獲得照顧的象徵，也象徵華人傳統孝道理想的居住型態(胡幼慧，1995)。老年喪偶婦女，在喪偶後能有「兒孫同住」算是幸福的。但細究案主的生活經驗，會發現只有和未婚兒子同住時，的確是感到幸福(案主為家中的主人)。但大兒子一回來後就不同了，案主必須適應外人(媳婦)，還需讓出自己「家」的領域，因此提供「社會支持」的兒孫同住變成是「一種壓迫」，這與華人文化有極大關係。

華人家庭社會是以「父子關係」為主軸，因此母親、女兒、媳婦需在「父權」、「父居」的體系中依靠生活，女兒婚後從夫居，依附在丈夫的地位中，母親則依附在兒子的地位中(楊國樞，1988)。因此雖然兒子回家，但因長遠與家疏離，自然仍習慣以自己小家庭為考量。加上女兒離婚回家又挑戰傳統「父居」體系，因此將家中隱藏的情緒衝突引爆，女兒也就成了家庭壓力的代罪羔羊、眾所矢的。對女兒而言，關係失落(離婚)及生命不確定(腦瘤)，讓她處於自我定位不足及自我飄盪的狀態。失去婚姻，她想尋回家人的支持，但母親和手足的責難，讓她更難自處於自身的狀態。最後，她深刻了解到子女的關心對她在這世界上的飄盪才是一條穩定的繩索，讓她知道自己還可立足在「母親」的角色上。

研究結果中，案主面對大家庭的不適應，為維持和諧寧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面對女兒離婚時仍堅守「母親角色」，嚴格要求女兒修正「不適婚姻」行為，也隱約譴責女兒離婚不顧子女是「不適母親」的角色，此為受到華人文化傳統以「家庭」為核心的集體主義影響。華人文化強調關係取向的集體主義，著重個人對社會的責任義務，也強調「大我」概念的培養，而「大我」的幸福是達到「小我」幸福的先決條件(楊中芳，2008)。在重視人際和諧、自我克制及顧全大局的文化影響下，案主限制個人的自我表現，也壓抑個體的獨特性，因此「自己過

自己的日子就好」是為了讓「自我情緒消音」，對於大家庭依舊「勞心勞力」，而個人主體性也在「消音」下「消失」；案主個人主體性的消失，也讓她無法看見女兒在婚姻中失去個人主體性的痛苦，也因此母女關係親密情感的內涵被迫在文化意涵下的「母職」行為消音。劉惠琴（2000）認為「母職」（motherhood）內涵是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母職不是天生，「模範母親」是文化界定的角色內涵，若個人對扮演角色沒有協商的可能，個人主體性被迫喪失，親子間情感內涵的真實面貌亦被扭曲。羅皓誠（2012）的研究也發現，母職角色的扮演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並不同於母職情感上的認同。研究結果中，透過諮商，將母女關係中具有文化意涵的「最佳妻子」行為、「最佳母親」行為等「應然母職」行為層層拆解，「實然親情」的傳遞才得以顯現，女兒才能感受到母親層層「教化」行為包裹下對她的關心，案主也才能放下「教化過度」的表現，傳遞對女兒的愛意。因此母女關係並非單純只是一位母親和一位女兒所組成的人際關係，而是由社會性、文化性因素共同積累而成的「文化關係」。

透過諮商對話與互動溝通，母親從重視家庭和諧的「社會性」，逐漸轉移到自己調整放下、不再對女兒過度干涉的「個人性」；女兒從認為離婚是恢復身心健康的「個人性」，逐漸融入重視孩子互動關係的「社會性」，這些雙向自我（個人性與社會性）流轉的現象，說明了華人自我已出現融合現象。陸洛（2003, 2012）指出華人自我不是一個獨立實體，是寓居於人我關係中；在面對傳統與現代交會之際，逐漸發展出一套將西方文化「獨立我」與中國傳統「互依我」兼容並蓄的「折衷自我」；「折衷自我」是一個動態過程，可因時因地制宜而有不同自我的展現，「折衷自我」最重要的是背後需有一個「主體性自我」可以掌控、反思、行動，除了可以選擇以何種自我出現，也必須「自我當責」。因此，母女之中並存的「獨立我」與「互依我」是可以並存於「主體性自我」當中，也可以同時並存於同一文化體系中，只是表現強弱和重視程度不同；家庭悲傷諮商讓母親與女兒開啟一個兩種對立文化自我妥協與和解的可能性，也跳脫「二元對立」的框架，母親與女兒在歷程中展現了折衷自我的動態現象可為之說明。

四、表裡不一的悲傷表達方式

研究結果發現母女表現出來的悲傷型態是「人前沒事、人後傷心」，但各自有疏解的方式，形成一種表裡不一的悲傷，如同蔡佩真（2006）的研究指出喪親家屬有「喪親情緒的情境轉換」現象，意即家屬會在人前人後，白天晚上，平日特殊節日會有情緒的轉換現象。家人彼此間的依附關係會影響悲傷表達方式，在研究結果中，小兒子在父親過世後即搬回家與母親同住，形成案主能在小兒子面前「人前傷心」。後來大兒子一家搬回來同住，案主與大兒子及媳婦依附連結不深，形成「人前沒事」現象。越重視關係脈絡的家庭越容易出現因為擔心家人而有表裡不一的悲傷表達，也因家人間不熟悉開放情緒表達的溝通方式，而有關係脈絡和情境轉換的集體性悲傷行為產生。這樣的行為也展現出中國人表達愛與關

心是透過「作為」而非「言說」。如案主會提供食物給女兒這是一種愛的表現，而女兒也透過工作上的盡力協助，來「回報」母親的關心，關心的表現是「含蓄、行動」。但是行為背後動機很隱晦、沒有明說，如女兒對母親工作上協助為對母親的感謝，若未明說，母親則無從了解女兒對她的感激之情。當行為和背後動機沒有進行明確的連結與確認時，則不易讓對方了解該協助真正的行為動機為何。

母女在諮商室表現出來的悲傷情緒，心理師鼓勵兩人將「人後傷心」透過在諮商室「互相分享」，讓母女可以達到悲傷共享，母女兩人雖仍選擇「知道各自的苦，但仍由各自排解」的方式因應，雖然案主、女兒在諮商中沒有「互相安慰」，但在諮商情境中，她們彼此「理解」在面對失去至親，她們有共同的情緒感受，這樣的「共同性」，讓她們有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安慰」，成為「悲傷表達」的另一種表現。

伍、結論與建議

一、本土悲傷諮商可善用「喪親夢」的處理

悲傷諮商和家族治療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運用在本土喪親家庭時須留意華人文化的影響，如喪親夢、情緒表達的處理。「逝者入夢」對於華人來說具有「逝者永存」、「祖先崇拜」、「靈魂不滅」、「鬼神信仰」等文化影響，華人相信「夢」是祖先轉知訊息給生者的中介空間，因此逝者和生者透過「夢境」可以永遠連結。在家庭悲傷諮商中出現的喪親夢境，心理師除了可以運用來處理家人個人或彼此之間的未竟事件，更可善用華人看待「逝親入夢」是永恆連結的方式，來幫助家庭共同處理悲傷議題。

二、本土悲傷諮商的處理需考量華人文化獨特性

在悲傷情緒的表達上華人是非開放、隱含內斂的，家庭悲傷情緒共享不一定要表現出安慰的語言或肢體碰觸，談談彼此對家人悲傷時的看法，好好停留在悲傷時刻，共享悲傷情緒，對華人而言，「家人理解」且感到難過，即已是最大的支持。本研究的喪親家庭面對西方文化的諮商介入，產生的抗拒行為，如抗拒在家人面前的情緒表達與互相安慰，這與華人情感屬於內斂表達的文化有關。此外，也因家庭是重視關係和諧及為人著想的「保護」心理，他們成員之間的保護心理也是反應否認逃避的悲傷行為。Stroebe 和 Schut（2010）與 Shear（2010）認為否認或逃避悲傷可以是一種保護機制，保護喪親者降低心理上的極大負荷。因此，理解及允許家庭的「暫時逃離」，讓喪親家庭依自己的步調來經驗悲傷，對於喪親家庭是重要的。諮商時，若不急著讓家庭成員彼此間互相安慰悲傷情緒來表示支持，而是先讓家庭成員看到彼此想保護對方或逃離的心理動力，而後讓家人選

擇如何表現支持，不但符合華人文化中「為他人著想」、「體貼」的文化方式，也讓「表示支持」有更多元的展現方式。因此華人家庭的悲傷情緒表達可以採取較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家庭可以慢慢拿掉文化框架得以進行真實情感流動。本土喪親家庭的悲傷諮商實務中，心理師在訓練養成過程中應重視不將西方的悲傷諮商模式硬套到東方的悲傷家庭中，尊重家庭系統原有的獨特性應優於悲傷諮商的介入，並在進行諮商時隨時敏覺華人文化的影響。

三、高齡諮商研究議題值得開發

從研究結果中發現，三代同堂家庭是社會支持的「迷思」。老年女性喪偶者身處在大家庭中，家中的權力、角色與分工，若沒有經過家庭成員間的溝通與對話，三代同堂家庭對老年人不見得是社會支持，反而是成為悲傷調適中的干擾因素，而在文化影響下，老年女性喪偶者更容易形成弱勢。高齡者的悲傷議題有時不僅來自本身的喪親事件，失去生理機能、大腦功能退化、失業、朋友親人相繼離世等，這些改變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而導致高齡者的多重失落，悲傷能力降低（Worden, 2009/2011）。而高齡者充滿「失而難以復得」的現實感受及「老年是一個有終無始的局面」，社會性與生理性因素凸顯老年所面對的艱辛挑戰（李開敏，2012a），這些皆容易造成高齡者的悲傷失落議題。年老者接受諮商不見得能讓其悲傷得到完全處理，對高齡者來說，凝聚正向回憶的永恆連結並倚靠終生，可能是最好的結局。台灣面對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日益增多，高齡者諮商領域值得開發，若著重老後的社會心理調適將有助於高齡者達到更佳的生活品質與心理適應。

參考文獻

- 王純娟（2006）。一位喪兒父親的蛻變。**中華輔導學報**，**20**，1-50。
- 余祥雲（2010）。以多元文化觀點論述台灣已婚女性諮商。**輔導季刊**，**46**（4），54-60。
- 吳明富、黃傳永（2013）。**藝樹園丁—失落與悲傷藝術治療**。臺北：張老師。
- 吳瑾嫻（2000）。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8**，83-120。
- 李佩怡（2012）。悲傷諮商與治療的團體工作。載於李玉嬋（主編），**導引悲傷能量—悲傷諮商助人者工作手冊**（106-135 頁）。臺北：張老師。
- 李佩怡（2014）。探討「夢見逝親」現象對喪慟之心理療癒。**安寧療護雜誌**，**19**（1），47-66。
- 李孟儒、徐嘉雲、劉佳芳、陳信宏（2014 年 8 月）。本土文化脈絡下失去胎兒的母親之哀傷調適歷程。論文發表於國際心理治療研究學會台灣分會舉辦之「發現心理治療實務的有效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南投。

- 李開敏 (2012)。悲傷諮商與治療的家庭工作。載於李玉嬋 (主編)，**導引悲傷能量—悲傷諮商助人者工作手冊** (136-171 頁)。臺北：張老師。
- 李燕蕙 (2006)。夢在生死間—釋夢學與夢工作導論。**生死學**，4，164-204。
- 林秀玲 (2009)。喪子女之佛教徒哀傷意義重構歷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洪伯昇 (2010)。從 Victor Turner 的角度看一個悲傷藝術治療團體過程對藝術教育的啟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
- 胡幼慧 (1995)。三代同堂—迷失與陷阱。臺北：巨流。
- 高琇鈴 (2011)。女性在夫妻衝突中受苦困局的展現與變動—以心理劇歷程分析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許敏桃、田月玄 (2009)。解開文化的封印—台灣喪偶婦女團體的倫理療癒。**本土心理學研究**，31，55-94。
- 許敏桃、余德慧、李維倫 (2005)。哀悼傷逝的文化模式—由連結到療癒。**本土心理學研究**，24，49-84。
- 陳盈心、卓紋君 (2012)。喪偶獨居年長者調適歷程及其家庭關係變化之研究。**諮商與輔導學報**，24，29-70。
- 陸洛 (2003)。人我關係的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20，139-207。
- 陸洛 (2012)。忠於自我？或從善如流？**本土心理學研究**，37，241-250。doi: 10.6254/2012.37.241
- 傅偉勳 (1993)。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臺北：正中書局。
- 鈕文英 (2012)。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雙葉書廊。
- 楊中芳 (2008)。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方向。載於楊國樞、陸洛 (主編)，**中國人的自我—心理學的分析** (83-131頁)。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楊國樞 (1988)。中國人孝道的概念分析。載於楊國樞 (主編)，**中國人的心理** (39-73)。臺北：桂冠。
- 賈紅鶯 (2000)。以結構—策略學派的觀點建構一個家族治療的改變歷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劉惠琴 (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6，97-130。
- 蔡佩真 (2009)。台灣喪親家庭關係之變化與探究。**生死學研究**，10，159-198。
- 賴念華 (2009)。表達性藝術治療在失落悲傷團體之效果研究。**台灣藝術治療學刊**，1 (1)，15-31。
- 羅皓誠 (2012)。繼親家庭中父母親職經驗之敘說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 蘇絢慧 (2006)。喪慟夢—非預期喪親者夢見已故親友經驗之敘說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Abrams, R. (1992). *When parents die: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loss of a parent*.

- New York: Routledge.
- Corr, C. A., Nabe, C. M., & Corr, D. M. (2009). *Death and dying, life and living*. Belmont, CA: Wadsworth.
- Corsini, R. J., & Wedding, D. (2008).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8th ed.). Belmont, CA: Thomson Brooks/Cole.
- Ho, M. Y., Chow, Y. M., Chan, L. W., & Tsui, K. Y. (2002). The assessment of grief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A preliminary report. *Death Studies*, 26, 91-98.
- Hoogerbrugge, S. J. (2002). Complicated grief: Family systems as a model for healing. In G. R. Cox, R. A. Bendisken & R. A. Stevenson (Eds.), *Complicated grieving and bereavement: Understanding and treating people experiencing loss* (p.p.289-302) . New York: Baywood.
- Horsley, H., & Patterson, T. (2006). The effects of a parent guidance intervention on communication among adolesce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sudden death of a sibl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4(2), 119–137.
- Humphrey, G. M., & Zimpfer, D. G. (2008). *Counselling for grief and bereavement*. New Delhi: SAGE.
- Johnson, J.G., First, M.B., Block, S., Vanderwerker, L.C., Zivin, K., & Zhang, B. (2009). Stigmatization and receptivity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mong recently bereaved adults. *Death Studies*, 33, 691-711.
- Keesee, N. J., Currier, J. M., & Neimeyer, R. A. (2008). Predictors of grief following the death of one's child: The contribution of finding meaning.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4(10), 1145-1163.
- Kennedy, A. (2003)。生死一線牽—超越失落的關係重建(張淑美、吳慧敏,譯)。臺北：心理。(原著出版於2001年)
- Kissane, D. W. & Parnes, F. (2014). *Bereavement care for families*. New York: Routledge.
- Klass, D. (2001). The inn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ad child in the psychic and social narratives of bereaved parents. In R. Neimeyer (Eds.),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ss* (p.p.77-9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Kübler-Ross, E., & Kessler, D. (2006)。當綠葉緩緩落下一生死學大師的最後對話(張美惠譯)。臺北：張老師。(原著出版於2005年)
- Laakso, H., & Paunonen-Ilmonen, M. (2000). Mothers' grief following the death of a child.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36(1), 69-77.
- Lichtenthal, W.G., Currier, J.M., Neimeyer, R.A., & Keesee, N.J. (2010). Sense and significance: A mixed methods examination of meaning making after the loss of one's child.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6(7), 791-812.
- Lowe, M., & McClement, S. E. (2010). Spousal bereavement: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 young canadian widows. *Omega*, 62(2), 127-148.
- McLeod, J. (2006a)。諮商與心理治療質性研究（連廷嘉、徐西森，譯）。臺北：心理。（原著出版於2000年）
- McLeod, J. (2006b)。認識諮商研究（連廷誥、連廷嘉、連秀鸞，譯）。臺北：心理。（原著出版於2003年）
- Moos, N. L. (1995).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grief. *Death Studies*, 19, 337-364.
- Nadeau, J. M. W. (1994). *Meaning-making in family bereavement. (Volumes I and II)*. Ph.D. 9420103,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ted States -- Minnesota.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04107151?accountid=7990>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I database.
- Nadeau, J. W. (2001). Family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R. A. Neimeyer (E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ss* (p.p.95-11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Neimeyer, R. A. (2012 年 7 月 a). *Grief and its complications: Conceptualization and diagnosis*. 第三屆悲傷療癒與意義重建研討會：走進和解花園—失落的意義探索與建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臺北。
- Prigerson, H. G., Ahmed, I., Silverman, G. K., Saxena, A. K., Maciejewski, P. K., Jacobs, S.C., . . . Hamirani, M. (2002). Rates and risks of complicated grief among psychiatric clinic patients in Karachi, Pakistan. *Death Studies*, 26, 781-792.
- Sanders, C. M. (1989). *Grief: The mourning after dealing with adult bereavement*. Canada: John Wiley & Sons.
- Shear, M. K., Simon, N., Wall, M., Zisook, S., Neimeyer, R., Duan, N., Reynolds, C.,...Keshaviah, A. (2011). Complicated grief and related bereavement issues for DSM-5.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8, 103-117.doi: 10.1002/da.20780
- Shapiro, E. R. (1994). *Grief as a family process :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clinical practice*. USA: the Guilford press. ISBN :0-89862-196-8.
- Steffen, E., & Coyle, A. (2010). Can “sense of presence” experiences in bereavement be conceptualized as spiritual phenomena?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13(3), 273-291.
- Stroebe, M., & Schut, H. (2010).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A decade on. *Journal of Death & Dying*, 61(4), 273-289.
- Ungureanu, I., & Sandberg, J. G. (2010). “Broken Together”: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as coping strategies for couples dealing with the death of a child: A literature review with clinical implications. *Contemp Fam Ther*, 32, 302–319. Doi: 10.1007/s10591-010-9120-8
- Worden, J. W. (2011)。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葛書倫，譯）。臺北：心理。（原著第四版出版於 2009 年）

The Grief Processes of a Mother-Daughter Pair in A Bereaved Family

Huang, Shu-Wen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grieving process of a bereaved family. **Method:** The wife who's husband had died from a sudden onset of a disease and an adult daughter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family received six grief counseling sessions and were interviewed before the sessions, after each session, and 5 months after the final session. **Result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1) The grieving process of the family was affected by the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roles; and (2) The grief themes of the wife and daughter were different. The wife had 13 themes: worries about the daughter, not blaming ex-son-in-law, dreams about her husband ranging from guilt to relief, not worrying about her grandchildren, feeling from "No, I can't" to "Yes, I can", the support of religion, her husband's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support of neighbors, missing the comfort of her husband, not comparing her children to her husband, inability to adjust to the extended family,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as God's will, and the positive result of counseling.

The daughter had 11 themes: missing her children, adjusting to illness, accepting divorce as being good for her, inability to find a job due to being ill, her father's unfinished business, inconsistent grief, missing her father; being the scapegoat in her family, the support of religion, feeling from "don't want to let her father go" to "retaining her father's dignity", and being with her children shifting the focus away from the bereavement.

Despite having different grief themes, the wife and daughter eventually found new meaning in their loss. The research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grief counseling in Taiwan, and offered suggestions to counseling practitioners and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Bereaved Family, Grieving Process

Huang, Shu-We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 Science
(hsw0019@mail.cnu.edu.tw)